

靜的頓河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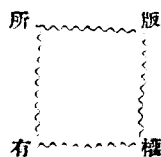
M · 蕭洛霍夫著
金 人 譯

楊靜

靜靜的頓河 第二部

M·蕭洛霍夫 著
金人 譯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月一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一日四版發行



靜靜的頓河（第二部）

實價國幣

〔外埠另加
寄費匯費〕

原著者 M 蕭洛霍夫

譯者 金 人

印刷者 光明印刷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二〇 光明書局

分銷處 本外埠各大書店

第一章

一千九百十六年。十月。夜。雨和風。密林。叢生着赤楊的水池上面是戰壕。前方有鐵絲的障礙物。戰壕裏面是冰冷的雪。雨。哨兵的機槍的鐵擋板（註一）昏朦地閃着光。土窟（註二）內有稀疏的火光。在一個軍官的土窟的入口旁邊，一個矮小的軍官站了一回，用濡濕的手指順着鈕釦滑下去，他匆忙的解開了外套，抖下領上的水，迅速地用一束乾草，抹一下沾滿泥濘的長靴，彎下身子，走進土窟去。

小煤油燈映出來的黃色的光幅，帶着撲鼻的油氣照到進來的人的臉上。敵着皮上衣的軍官，從板床上抬起身來，用手順理着亂蓬蓬的白頭髮，打了個哈欠。

「下雨嗎？」

「下哪，」客人回答，脫去衣服，把外套和因潮濕浸軟了的制帽掛在入口處的釘子上。「你們這兒暖和。大概因為人多的原故吧。」

「我們剛才燒過火。真糟，泉水直向外冒。他媽的，雨要把我們趕出去……啊是您以為怎樣，彭楚克？」

「請鋪上板吧。在我們的土窟裏——可真漂亮，可以光着足走路。李斯特尼次基在哪兒？」

（註一）機關槍前面的鐵擋板。——譯者

（註二）土窟，築在壕溝間軍官們躲藏的處所——譯者

「睡哩。」

「好久了嗎？」

「巡邏回來就躺下的。」

「是叫醒的時候了嗎？」

「叫他吧。我們來下盤棋。」

彭楚克用食指擦去寬而濃的眉毛上的雨的潮濕，——沒抬頭輕輕地叫道：

「葉甫蓋尼·尼珂拉耶維支！」

「睡着哪，」白髮的軍官嘆了口氣。

「葉甫蓋尼·尼珂拉耶維支！」

「[？]」李斯特尼次基支着臂肘抬起身來。

「來下盤棋吧？」

李斯特尼次基把兩足「搭拉」下來，用粉紅色的小枕頭的腫脹的胸部把手掌擦抹了半天。當第一盤收場的時候，第五中隊的軍官來了——大尉喀勒梅珂夫和中尉褚博夫。

「報告！」喀勒梅珂夫還在門檻上時就叫。「根據一切的估計，聯隊要撤防了。」

「這是哪兒來的事？」白髮的中尉滅爾庫洛夫疑惑地笑了起來。

「你不信嗎，彼恰叔父？」

「是的，——我不相信。」

「砲兵中隊長用電話傳過令啦。他從哪兒知道的呢？他是昨天才從師團司令部回來的。」
「到澡堂子裏去蒸一蒸也不壞。」

褚博夫溫和的微笑着，裝了個鬼臉，彷彿用筯帚疙疸打自己的屁股。滅爾庫洛夫笑了。

「在我們的土窟中只等着安置澡盆了——即使水退去也得這樣。」

「潮濕啊，潮濕啊，掌櫃的們，」喀勒梅珂夫有點不平，瞥了一眼木板牆和柔軟的土地。

「池水要齊到肋部了。」

「感謝上帝吧，坐在池塘旁邊，彷彿是在耶穌的懷中呢，」彭楚克插進來說。「他們在乾淨的地方攻擊，而

我們却在這裏整星期地向鐵絲網射擊。」

「攻擊倒比在這裏把生命爛掉好些。」

「彼恰叔父，養活哥薩克們，並不是爲了想在衝鋒時把他們做犧牲哪。你是假裝糊塗。」

「爲什麼——依你的意見？」

「照以往的習慣，政府在必要的時候是想依靠在哥薩克的肩上。」

「你說鬼話。」喀勒梅珂夫揮了一下手。

「怎麼這是——鬼話？」

「對啦。」

「拉倒吧，喀勒梅珂夫！真理是駁不倒的。」

「那是什麼真理……」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你爲什麼裝腔？」

「注意，軍官先生們！」褚博夫叫道，戲謔地敬着禮，向彭楚克一指：「少尉彭楚克馬上就要照着社會民主黨的推背圖的方法，來預言了。」

「您瞎胡鬧嗎？」用眼睛盯住了褚博夫的眼光，彭楚克微笑着。「但是，繼續下去吧——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縛號。我說，我們從去年的後半年起，已見不到戰爭。恰好從陣地戰剛一開始，哥薩克聯隊們都分散到祕密的地方去，悄悄地等候着時機。」

「可是後來呢？」李斯特尼次基收拾着棋子問。

「後來，當前線上開始騷動時，——這是不可避免地：戰爭開始被兵士們厭惡了，逃亡者數目的增加是可以證明這事的，——那時爲要鎮壓叛變，就得派哥薩克兵出來。政府看待哥薩克兵就像是木棒上的石頭。必要的時候它就要用這些石頭來破壞革命的頭蓋骨。」

「我的親愛的，你着迷啦！你的預言可太不準確了。特別是沒法預斷事態的進行。你從哪兒知道關於將來的騷動和其他呢？如果我們預先講出那麼一件事：協約國打敗了德國人，戰爭完結在壯麗的結局中——那麼你要把什麼職務分配給哥薩克兵呢？」李斯特尼次基抗議道。

彭楚克微微地笑了。

「結局是不像會更多麼壯麗的。」

「戰爭是很緊張的……」

「還要更緊張呢，」彭楚克答道。

「你什麼時候銷的假？」喀勒梅珂夫問。

「前天。」

彭楚克鼓起嘴，用舌頭頂出了烟球，拋去了烟蒂。

「到過哪兒？」

「上彼得格勒去了。」

「噢，那兒怎樣？京城裏熱鬧嗎？噯，媽的，什麼也不要，只要在那兒住上一個星期就好啦。」

「高興的事很少，」審度着字句，彭楚克詛咒道，「麵包不夠，在工人區內是饑餓，不滿，沉默的抗議。」

「我們不能打這次戰爭中安穩地爬出去了。你們以為怎樣，諸位？」滅爾庫洛夫疑問地瞥了一下所有的人。

「日俄戰爭產生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這次戰爭要促成新的革命。而且不僅是革命，還有國內戰爭。」

李斯特尼次基細聽着彭楚克，作了一個不確定的抖動，彷彿企圖遮斷少尉的下半截話；後來站起身來，在土牆內踱着，皺起眉。他帶着抑制着的忿恨詛咒道：

「那種事真使我奇怪，在我們的軍官中間會有那樣的人物，」把屈着身子的彭楚克推在一旁，「奇怪的——因為到目前我還沒弄清他對祖國，對戰爭的態度……有一天在談話中間，他很矇矓地表示，但能清楚地明瞭，他在這次戰爭中是贊成我們失敗的。我可以這樣理解你嗎，彭楚克？」

「我——贊成失敗。」

「那是爲的什麼？依我看，你沒有什麼政治的眼光，而竟希望自己的祖國失敗——這是……對民族的叛變。這是——一切的體面人的恥辱！」

「記得嗎，『RSDRP』（註一）的國會派會煽動過反對政府，那不就是同意失敗嗎？」滅爾庫洛夫插言道。

「彭楚克，你分析過他們的觀察點了嗎？」李斯特尼次基發了個問題。

「如果我說出贊成失敗來，哪，自然是分析過了。而且那在我真是笑話，『RSDRP』的委員布爾雪維克會不分析自己的黨的觀點。這真非常叫我奇怪，葉甫蓋尼·尼珂拉耶維支，你是個智識階級中人，政治可是不熟習……」

「我是個完全忠於沙皇的兵士。一個『社會黨同志』的樣子就使我嫌惡。」

「你完全是個混蛋，並且是個自滿的壞兵，」彭楚克想，歛了笑容。

「除了阿拉賀（註二）再沒有神啦……」

「軍隊中間的情形可是特殊的，」滅爾庫洛夫插入道，彷彿是在道歉。「我們的一切都似乎是離開政治的，我們的小茅屋似乎是在遼遠的地方。」

大尉喀勒梅珂夫坐下去，擰着下垂的鬍子，熱情的蒙古人的眼睛銳利地閃着光。褚博夫躺在床上，聽着談話的聲音，望着貼在牆上的，被紙烟氣薰黃了的滅爾庫洛夫的畫片：半裸的女性，一張瑪格達琳娜（註）式的臉，

（註一）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工黨之縮寫——原註

（註二）回教的神名——原註

懶散地微笑着，向自己的光光的胸部望着。她用左手的兩個手指揪着櫻色的乳房，小手指翹得高高的，在張開的眼臉下面是一圈暗暈和腫子的溫和的光亮，稍微有些兒聳起的肩膀托着她的滑下的襯衫，在鎖子骨的凹處——有柔軟的光影的軟片。在女人的形態中，有點兒自然的美麗和純真的真理，所有的昏暗的色調是那麼難以傳說的美麗，褚博夫不由自主地微笑着，欣賞着畫圖的藝術，送到耳旁的談話已經不能打動他的聽覺。

「這真好啊！」離開了那畫片，他喊道，「太湊巧了，因為彭楚克剛把下面的話句說完：「……君主專制將要消滅，那我是可以確信的！」

李斯特尼次基，拿下紙烟來，辛辣地微笑着，忽而望望彭楚克，忽而望望褚博夫。

「滅爾庫洛夫，您是——真實的畫家！」褚博夫眩惑地霎了一眼。

「這個……真淘氣……」

「就讓我們損失幾十萬兵士也好，這塊土地所養育的每一個人的責任，就是保護自己的祖國免被奴化。」李斯特尼次基吸了一口烟，用手帕擦着眼鏡的玻璃，期待地用近視的，沒有故障的眼睛望着彭楚克。

「工人無祖國！」彭楚克響亮地切斷。「在馬克斯這些話中——有很深奧的真理。沒有，我們也未曾有過祖國！您呼吸着愛國主義的空氣，這塊可詛咒的土地乳哺過你們，養育過你們，可是我們……是生長在曠原的艾蒿和苦蓬……我們沒有跟你們同時開花……」

他從外套的邊袋內掏出了一個大紙卷，在他們中間翻了很久，把脊背向李斯特尼次基站着，走到桌旁，寬大的，肥腫的手掌攤開了一張因舊而變黃了的紙片。

「要聽聽嗎？」問李斯特尼次基。

「這是什麼？」

「關於戰爭的論文。我可以勉強讀一下。我可是不能不很識字的人，要解釋可不行了，但這裏——是瞭如指掌的。」

「……社會運動是不能在祖國的舊制度中勝利的。當『各』民族的勞動羣衆的合法要求和進步傾向，將要在消滅現在的民族間的障礙的條件下，在國際的統一中得到滿足時，它就會展開人類共同生活的最新的，最高的形式。對現代的資產階級那種想用『保護祖國』的欺騙的說教來分化和離間工人們的企圖，覺醒的工人們却一再地用團結各民族的工作，從事摧毀各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治權的鬥爭，來回答他們。」

資產階級愚弄着羣衆，用陳舊的『民族戰爭』的觀念來遮掩帝國主義的掠奪。無產階級很明白這個騙局，提出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爲國內戰爭的口號……」

彭楚克，緩慢地，不很高聲的讀着，在全體緊張的注意中完結道：

「……國內戰爭的無產階級的旗幟不是今天，是在明天，——不在現在的戰爭中，是在它的以後，」

「不在這次，是在很近的下一大戰爭中，不僅要把幾十萬的覺醒的工人們，還要使那幾百萬的被現在的極端愛國主義所愚弄的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環繞在自己的周圍，不僅只受着戰爭的驚嚇和打擊，還要教育，訓練，喚醒，組織，鍛鍊和預備使他們參加『自己』國內的以及『別的』國內的資產階級的戰爭……」

沉默了半天以後，滅爾庫洛夫問道：

「這不是在俄羅斯印的嗎？」

「不是。」

「那麼在哪兒印的呢？」

「在日內瓦。這是從一千九百一十四年的第三十三號『社會民主黨員』雜誌（註）上弄下來的。」

「這是誰的論文呢？」

「是列寧的。」

「這個……大概是布爾雪維克們的領袖吧。」

彭楚克沉默不語；小心地翻着報紙，他的手指微微地抖動了一下。滅爾庫洛夫搔了搔白色的鬚髮，沒有看其餘的人們說：

「他的信念的天才可真偉大……媽的，這兒那種人多得很，你還狐疑個什麼勁兒呀！」

李斯特尼次基熱情地詛咒起來了。他衝動着，扣着襯衫領子，迅速地邁着步，從這個牆角走到那個牆角，撒出了零碎的句子：

「這篇論文——是一個被祖國從自己的境內拋棄出去的人，想要影響歷史行進的可憐的企圖。真正的

（註）社會民主黨員在一九〇八年——一九一七年是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工黨的機關雜誌。

九一〇年中央委員會開過後，孟雪維克份子由社會民主黨員編輯部退出後，便完全成為布爾雪維克的刊物了，世界大戰時由列寧和李諾維埃夫主編，在日內瓦發行。——原註

預言在我們的世紀中都不能收到功效，至於這樣的預言——更不用說了。一個忠實的俄羅斯人對這種歇斯底里的呼號，總是輕蔑地不理的。胡說八道！把民族戰爭變為國內戰爭……噢，媽的，這是多麼卑污！」

李斯特尼次基皺着臉向彭楚克瞥了一眼。他正皺着眉，低着頭在搜索自己大疊紙片。看來，脈搏彷彿在他那粗胖的暗褐色的脖頸上，那突起的腫脹的靜脈中間，猛烈地跳動着。李斯特尼次基熱情地擲出了一串的句子，但是他那枯萎而低微的嗓音並沒有叫人留下印象。

「彭楚克！喀勒梅珂夫叫道：『等等，李斯特尼次基……彭楚克聽見嗎？……噢，好，我們就讓這次戰爭變成國內戰爭……以後怎麼辦？你們取消帝制……依你們的意見，一定是什麼衙門嗎？不知是什麼樣的機關？」

「是無產階級的政權。」

「是國會嗎，怎麼的？」

「太小了！」彭楚克微笑道。

「那末是什麼？」

「一定是無產階級專政。」

「是怎麼？……那末知識分子和農民作什麼事呢？」

「農民跟着我們走，一部分有思想的知識分子也這樣，對其餘的……我們對其餘的人們就這末幹……」
「彭楚克用迅速的手法，把原來在他手中的一張什麼紙片搓成了個緊緊的紙紐，搖晃着這東西，透過牙齒迸出了聲音說道：『就這麼幹！』」

「您飛得好高啊……」李斯特尼次基微笑道。

「不但高，而且還要落下來。」彭楚克結束着說。

「應當先鋪上乾草（註）……」

「您是爲了他媽的什麼原故志願出征到前線上來，而且還升到軍官的階級？這怎麼能和您的意見符合？

怪——呀！反對戰爭的人……噤噤……反對毀滅自己這些階級的弟兄們——可忽然……升到少尉啦！」

喀勒梅珂夫用手掌敲着靴筒，誠實地大笑了。

「您領着自己的機關槍隊毀滅了多少德意志的工人？」李斯特尼次基問。

彭楚克猛力地翻着自己的紙堆，總是那末俯在桌子上面，說道：

「我殺死了多少德意志的工人——這是……問題。我志願出征，是因爲反正是一樣，所以就這麼幹了。我想，把那些在這兒戰壕中得來的知識應用在將來……在將來。這兒就這麼說：

「我們拿現代的軍隊來作例子。這是一個組織的好模範。這個組織的好處是因爲它很容易地，把幾百萬人們交給一個統一的意志。今天這幾百萬人坐在國內各處的自己家中。明天動員令一下來，他們就在指定的場所聚齊了，今天他們躺在戰壕中，有時躺上幾個月。明天他們會排成別的隊伍去攻擊。今天他們表現出的奇蹟，是躲開槍彈和砲彈。明天他們表現出的奇蹟，是露天的戰鬥。今天他們前衛部隊在地下埋上了地雷，明天他們就要順着飛行士在地上作的標誌移動幾十里路。當在一個目的下，而被一

（註）這是一句諷刺，怕跌下來摔壞了，所以說先鋪上乾草。——譯者

個意志鼓舞着的幾百萬人，變更着自己的社會和自己的工作的形式，變更着工作的地位和方法，爲了適應變動的情勢和鬥爭的需要，變更着工具和武器的時候，這就叫作組織。對於工人階級的反資產階級鬥爭也是這樣的。今天革命的局面還沒有呈現……」

「『局面』是什麼玩意兒？」褚博夫打斷話頭。

彭楚克搖動了一下，彷彿剛剛從睡夢中醒過來，企圖瞭解這問題，用大手指的關節擦着疙里疙瘩的上額。

「我問，『局面』這兩字的意義是什麼？」

「明白——我明白，可是要清楚地解釋可不會……」彭楚克露出了清朗的、單純的、雅氣的笑容；在寬大的憂鬱的臉上顯着很奇怪的，彷彿是一條淺灰色的光影，在秋日的、悲傷的雨後的田地上跑過去，跳躍着，戲弄着。

「局面嗎，這是一種情況，形勢，——像這一類的你以爲怎樣呢，我這麼說？」

李斯特尼次基不確定地搖了搖頭。

「向下讀……」

「……今天還沒有革命的局面，還沒有可以在羣衆中活動和提高他們的積極性的條件，今天他們把一張選舉票遞到你手中——拿它去，你就趕快組織起來，用它把自己的敵人打倒並不是爲了把那些害怕牢獄抓住了沙發椅子的人們送到國會去，叫他們去坐舒適的座子。明天從你手裏把選舉票奪去，又把槍枝和非常好的，按照最近的機器技術的名詞製造的速射砲遞到你的手中——你也把這些死亡和破壞的工具拿去，不要聽那種害怕戰爭的慈善家們的呻吟，因爲要想解放工人階級殘留着很多那種必需用火和鐵來毀掉的東西，如果在羣衆中生長着仇恨和失望，如果革命的局面呈現出來——準備建立

起新的組織，把能致死亡和破壞的有益的工具放到反對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資產階級的方面去……」
彭楚克還沒讀完，彷彿有人敲土窟的門，第五中隊的曹長走進來。

「老爺，」他向喀勒梅珂夫說，「聯隊部的傳令兵來了。」

喀勒梅珂夫和褚博夫穿上衣服，走出去。滅爾庫洛夫口中打着哨子，望着畫片。李斯特尼次基始終是那麼在土窟中走，捻着小鬍鬚，想什麼事。立刻彭楚克也告別，走出去了。他沿着泥濘的交通壕穿過去，左手扶着領子，右手擰着外套的衣襟。風吹着交通壕的窄溝，一吹到拐灣的地方，就嘯叫起來，旋轉起來。在黑暗中邁着腳步的彭楚克不知為什麼不安地微笑了。他走到自己的，又全被雨水的潮濕所浸着的，和蒸發着赤楊樹葉氣息的土窟中。機關槍隊長睡去了。在他的黯黑的生有黑鬍鬚的臉上殘留着因失眠而發了青色的痕跡（他玩了三夜紙牌）。彭楚克在自己從前所留下的軍用袋中搜索了一下，在門附近焚燒了一堆紙片，向褲子的口袋中塞了兩瓶罐頭和幾把槍彈，走了出來。在開門的那一瞬間風吹了進來，吹起了在門坎附近燒着的紙片的灰色的餘燼，吹滅了發散着焦臭味的小燈。

彭楚克走後，李斯特尼次基沉默地走了有五分鍾，後來走近桌旁去。滅爾庫洛夫歪着頭在畫畫。削得尖尖的鉛筆輕輕地散佈着黑烟般的影子。是彭楚克的側影，露着那平凡的，似乎吝嗇的，強迫出來的笑容，從白紙面上突出地望着。

「有力量的嘴臉，」手拿着畫伸出去，滅爾庫洛夫說着，舉到李斯特尼次基的眼上。
「呸，」怎樣？那人問道。

「鬼才知道他！」滅爾庫洛夫猜詳着問題的本質回答。「他是個奇怪的傢伙，現在是弄明白了，從前有過

許多很清楚的事情，但是我可不知道怎麼去揭穿他。你知道，他在哥薩克們中間有很大的成績呢，特別是在機關槍手中。你沒注意這個嗎？」

「是的，」李斯特尼次基似乎不確定地回答。

「機關槍手們——全都是布爾雪維克。他煽動他們真叫我吃驚，他現在敢于把自己的牌掀開了。爲什麼呢？他怨毒地講話，天知道！他知道，我們之中誰也不能理解這種觀察，於是他就公開宣佈了。他可不是熱情的人，是危險的人物。」

推測着關於彭楚克的奇怪的行動，滅爾庫洛夫拋開了圖畫，開始脫衣服。把潮濕的襪子掛在爐子上，上了上錢，吸着紙烟，躺下，很快的睡熟了。李斯特尼次基坐在凳子上，一刻鐘以前是滅爾庫洛夫坐在那上面的，——在圖畫的背面，削尖了的鉛筆頭奔放地寫起來：

「大人！

不久以前，我所報告給您的那些揣測，今天已經完全證實了。少尉彭楚克今天和我們隊中的軍官談話（當場的，除我以外，計有第五中隊大尉喀勒梅珂夫，中尉褚博夫，第三中隊中尉滅爾庫洛夫），目的（這種目的我承認我是不完全明白的）想要依照自己的政治見解說明他所執行的某種任務，大概他還是奉了黨機關的命令的。他挾有違禁的文件一捲。例如，他曾經朗誦在日內瓦出版的黨機關報「社會民主黨員」的一段。彭楚克少尉無疑是在我們聯隊中進行祕密工作（據猜想，他投入聯隊充志願兵，大概就是爲了這種原因）。機關槍手們是他煽惑的直接對象。他們已經渙散了。他的惡影響，在聯隊的道德紀律中已經表現出來——會屢次發生不服從戰鬥命令的事件，這種情形我已隨時呈報師團司令部和別